

那一片苇子

□ 蜀水巴人

入秋之后,北方有韵致的植物不多,而芦苇,应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般有水的地方,譬如公园里的人工湖,溪水边儿,池塘,浅河湾离岸近的地方,都会有芦苇的身姿,一丛丛,一簇簇,一片片,静静地守着一汪水面。一朵一朵的睡莲,则藏在芦苇的根部,粉妆妍琢,躲避着人们追逐的目光。如果喜欢写生,只消看看那一片苇子,一幅秋苇睡莲图大约不成问题。

芦苇是很粘水的,水是它的家园。苇子的韵致,其实多半儿也源自水的暗衬。有了水的滋润,一片片的苇子才有了生命的青翠。春水潺潺,夏水勃勃,秋水绵绵,苇子在水的摇篮里渐渐长大,投射在水中的影子,像年轻的小伙子一样日益挺拔。远远望去,水面上添了一片苇阵,即便再平静的水面都会变得活泼生动起来。袅袅兮秋风一兴,水动、波漾、苇摇——这幅景象,很容易醉人。

小小的苇子,并非仅仅装点镜面一般的水域。它拥有发达的根状茎,根状茎里的通气组织,偏偏能够净化水体。

它的纤维素含量很高的茎秆,又是造纸业重要的原料。它可以编席,亦可以药用。秋风一点一点吹起来的时候,欣赏着苇子摇曳的身姿,谁又会想到,它竟然是这样一个“懂”的回馈的生物。

秋夜里的那一片苇子,自有歌吟的时候。秋风助力,苇叶沙沙——那是苇子自度的一首小夜曲,低沉、幽长,顺着水面蜿蜒而去,轻轻叩击着人们的耳膜。这是只有秋天才会有天籁之音。苇秆内的一层薄膜,吻贴在笛、箫的孔洞之上,曼妙的《秋色》就会自那一片苇子间飘忽而来。流畅的快板是苇阵的呐喊,宁静的散板是苇阵的呢喃。沉浸在苇阵织就的秋色之中,那一片苇子,竟会慢慢长进人们的心间。

沈从文先生曾经断言,“凡是美的都没有家,流星、落花、萤火,最会鸣叫的蓝头红嘴绿翅膀的王母鸟,也都没有家的。”幸好,那一片苇子是唯美的,但是,它幸而有家——有水,就有它的家在。而浅水、苇阵,曾经又是许多人的精神家园——“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

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读了司空曙的这首诗,谁还能够不爱上那一片苇子呢。

秋来的时候,芦苇靠近顶端的地方,会长出一个一个小棒槌儿,茶褐色,圆鼓鼓的煞是丰满,周身毛茸茸的,像极了一根根壮硕的大蜡烛。懂行的人们知道,芦苇棒槌学名叫做长苞香蒲,还被人们称作“鬼蜡烛”——给这些蒲棒们蘸一点油,居然可以燃起来照明。苇阵在秋风里摇来摇去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追赶浪漫的人,点起几支蘸油的蒲棒,去看一看浓厚夜色围裹中的那一片苇子,去听一听笛箫或断或续细细吹出来的秋色。

愈来愈浓的秋,恰是那一片苇子放花的时节——我期待着看它开花,蓬蓬松松,像起一阵雾一样。



黄龙峪

□ 杨维新

素有“塞外江南”美誉的广灵县,位于山西省东北边陲,永定河上游,北岳恒山东襟。这里蓝天碧水,风光秀美,空气清新,壶流河蜿蜒横贯,九泉山起伏纵横。境内有风光秀美的白羊峪、长江峪、圣眷峪、黄龙峪等自然景观。而其中位于县城西南五公里的黄龙峪景色尤为独特,黄龙峪峪口朝东,宛如一条巨龙伸向大山深处。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夏日,我们游览了黄龙峪。

黄龙峪是一道石头峪,进得峪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脚下的石头谷底,两边的石头峭壁,这样的情景会伴随着你一直到山谷的尽头,石帮石底,像一个用石头雕刻出来的山谷,更像一个放置在天地之间硕大的石头盆景,还像一条用石头砌成的水渠,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和白羊峪的松散宽阔、长江峪的秀气隽永、圣眷峪的朦胧羞涩完全不同,它是刚强的,同时又是精致的。峪的两侧是峭壁,刀削斧凿样直立的石头峭壁,峪的底部宽阔处平整如砥,光滑细腻,整个感觉就像是一整块巨大的石头地板铺就。

这样的盆景当然不会是平铺直叙,四平八稳。山谷里有落差,有瀑布,有水流直冲下来后形成的深潭,落差和瀑布形成的水潭不只一处。现在是枯水期,瀑布的悬崖裸露出了被水流侵蚀冲刷后的道道深痕。

谷底有怪石点缀。谷底的怪石不能用怪石嶙峋来形容,没有扎堆,也没有奇形怪状,有的是方方正正的,稳稳当地稳在那里,像一张巨大的石桌。有的立在一侧,像一堵厚重的石墙。有的在高处斜立,像是要坠落,抬头望去便会惊出一身冷汗。

一路有绿色相随。在石头的缝隙里,在背风的土堆上,便会有有一株株清秀的树木伸出枝丫,一丛丛嫩绿的野草伴随而生,一簇簇漂亮的野花点缀其中,镶嵌其上。不知是生命的坚持和坚韧柔软了石头的坚硬,还是石头也有了怜爱包容的柔情。原来,大山也柔情泛滥,孕育滋养着蓬蓬勃勃的生命,刚柔相济的景色不禁让人心生感叹。

途中有险峻巍峨。但看两边的山头,须得仰视,这山好生险峻,更有巍峨气势,沿峪里山腰绝壁的羊肠小道小心翼翼地前行,山势移步换景,有的山头一柱擎天,有的山头虎视眈眈,有的则敦厚凛然。山谷时窄时宽,人在谷中,时而一线天相随,走着走着以为走到尽头,攀过去却又豁然开朗。

天地有无言大美。石头上的生命,阳光里的绿色,空气中的甘甜,大自然的韵律你都会感觉得到,你不需要去音乐厅,也不需要去画廊,这里到处是美。身在山谷,你会深切地感到,山不挑剔,有自己的秉性;山不高调,有自己的风范;山不

善变,有自己的坚守;山不说话,有自己的威严。

当你手足并用、目不暇给、兴致勃勃地走到峪尽头的时候,迎面半圆形的桶一样的峭壁挡住了你的去路,这里地势开阔,左侧的小高地上矗立着一间小房,灰墙红瓦,房间门楣的正中上书三个大字:黄龙庙。你会突然觉得这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了。

黄龙峪、黄龙庙,有龙便有水,可这水没源头,靠天降水,峪里发洪水,洪水从峪的四面八方的悬崖峭壁上倾泻下来,势不可挡,蜿蜒曲折,莽莽苍苍,宛如一条黄龙。黄龙峪大概就是由此得名的吧。

黄龙庙里供奉着龙王爷。传说很久以前,黄龙峪洪水泛滥,附近村庄经常被洪水淹没,村民们饱受洪灾之苦,于是便在此建龙王庙,供奉龙王,祈望老天风调雨顺,祈愿洪水造福桑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龙王庙里寄托着在这里生活着的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乡民们的美好期盼。

走出黄龙峪口,向北望去,辽阔的原野尽收眼底。阳光正好,阳光照在峪口的山坡上,远处一群白羊在山坡上悠然地吃草,牧羊人的鞭声清脆地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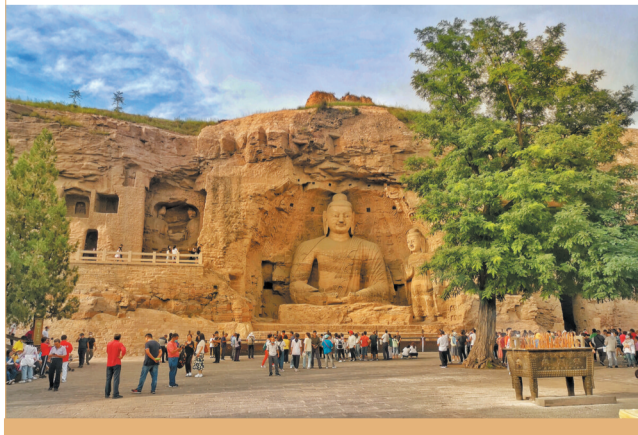


云冈观佛

□ 徐占新

又来迟了
没成了佛,成了众生
众生结伴行,忘了将
耳机里的道白,调成诵经声
幸好所有的石头
都在打坐,没空交流
幸好所有的人
只是指指点点,并未上前问讯

万事有因,我们来到此处
像是赴一场约会
万物有命,凡天下情物
皆是我被放逐的灵魂
这些修行者,有的裂石而去
有的石中浮沉
这些远行者,一边双手合十
一边想着人间种种



写意秋天



□ 寇俊杰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现在虽然秋天已至,但是和刘禹锡有同感的人恐怕越来越多了。

秋天到处都写满了禅意。秋天摒弃了春天童年般的幻想,褪尽了夏天青年般的浮躁,它和着岁月的节拍,不紧不慢地走来,知道即便烈日还会任性狂热,但决不会和他计较一时之得失。“一场秋雨一场凉”,秋天像一位智者,坐在高山之巅笑看人间短褶的“回光返照”。秋天一定会属于他,但是他也一定会离去。人生苦乐,四季轮回,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无所谓向往,无所谓眷恋,代谢就是代谢,生死就是生死。该走的必定走,留也留不住,像落叶翩翩,大雁声声;该来的必定来,挡也挡不及,像凉风习习,寒霜阵阵。一切尽在天意,推不掉,争不来。

秋天到处都写满了诗意。“秋水共长天一色”是秋天的澄澈辽远;“看层林尽染,万山红遍”是秋天的无边绚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是秋天的孤高淡雅;“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是秋天的洁静清爽;“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是秋天的落寞哀愁……没有人统计过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写过秋天,即使统计也是不可能统计清楚的,因为面对秋天,每个人都有一首诗,只是有的人写在了纸上,有的人写在了心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同样道理,无数人的眼里就必定会有无数个秋天。

秋天到处都写满了醉意。秋天的风,吹来了怡人的凉爽;秋天的山,挂满了硕果的豪放;秋天的黄土地,像地毯般地铺着庄稼的金灿灿;秋天的农家院,像泉水一样涌着笑声的明朗朗。就是在城里,街市上的果蔬也是一年中最鲜、最全的,国家放的假期也是最多、最长的,市民脸上的笑容也是最甜、最久的。虽然说看景不如听景,但是百听不如一见。秋天的景区是忙碌的,不仅仅是因为人闲,更重要的是因为秋天的风景是最美丽、最耐看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枫树,“此花开尽更无花”的菊花,“试问嫦娥更要无”的桂花……天凉物丰,人闲景美,从初秋到深秋,到处都是浓浓的醉意。

一年四季,秋天应该是艺术家们的最爱吧。不过,秋天的文不适合于用白描,而应该是大篇幅的铺垫渲染;秋天的相不适合于拍写真,而应该是全场景的整体推进;秋天的画不适合于用工笔,而应该是大手笔的朦胧写意……